

故事

新编

鲁迅小说集

故事
新编

故 事 新 編

魯 迅

有股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作

刊行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德安里十二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成都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路	茅盾	長篇	分	何穀天	短篇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	飯餘集	吳組緝	短篇
神鬼人	巴金	短篇	羊	蕭軍	短篇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	短劍集	鄧振鐸	論文
團圓	張天翼	短篇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
珠落集	靳以	短篇	雷雨	曹禺	劇本
雀鼠集	魯彥	短篇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劇本
南行記	艾蕪	短篇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序言

這一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長久了：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見，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菲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

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爲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說罷，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爲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爲「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況且「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爲佳作。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當「吶

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裏，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爲「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作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爲「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長進，看起來真也是「無非不周山之流」；不過並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却也許暫

時還有存在的餘地的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魯迅

目錄

補天	一
奔月	一七
理水	三七
采薇	六三
鑄劍	九三
出關	一二三
非攻	一四一
起死	一六一

補天

一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眯眼。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

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在眼前還分明，到遠處可就成了斑斕的烟靄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為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阿，阿！」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

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混和着……。

「Ngal ngai」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喫了驚，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雲，伊纔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kon, Agoni」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Uvu, Ahaha!」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也漸漸的懂不得，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嚷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幾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況又頭昏，兩眼便蒙朧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

終於，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來，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揮，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一擺手，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只是大半點頭獸腦，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單是有趣而且煩躁，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掄，愈掄愈飛速了，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

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

伊近於失神了，更其掄，但是不獨腰腿痛，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將頭靠着高山，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喘息一回之後，歎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紫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也因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二

轟!!!

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女媧猛然醒來，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了脚想踏住，然而什麼也踹不到，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這纔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

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滾過去了，略一回頭，便灌

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伊趕緊低了頭，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伊向後一移，坐穩了身子，這纔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細看是怎樣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裏罷，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終於大平靜了，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伊恐怕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將他們撮住，望那山坳裏，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

伊將手一縮，拉近山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擡起頭來了，女媧圓睜了眼睛，好容易纔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雖然被海水

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楊葉。

「阿，阿！」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着一支毛刺蟲。

「上真救命……」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一面嘔吐，一面斷斷續續的說，「救命……臣等……是學仙的。誰料壞劫到來，天地分崩了……現在幸而……遇到上真……請救蟻命……並賜仙……仙藥……」他於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麼？」

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一樣的是一面嘔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伊被他們鬧得心煩，頗後悔這一拉，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便看見有一隊巨鼈正在海面上游玩，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將那些山都攔在他們的脊梁上，囑咐道，「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巨鼈們似乎點一點頭，成羣結隊的駝遠了。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以致從山

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此時趕不上，又不會鼻水，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然而也不管，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

伊噓一口氣，心地較爲輕鬆了，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流水已經退得不少，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還在動。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着眼睛默着伊；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臉上的神情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順便的問。

「嗚呼，天降喪。」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顛頑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討，戰于郊，天不祐德，我師反走……」

「什麼？」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非常詫異了。

「我師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后亦殂落。嗚呼，是實惟……。」

「夠了夠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轉過臉去了，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到此時纔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同的臉，所以也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話來。

「人心不古，康回實有豕心，觀天位，我后躬行天討，戰于郊，天實祐德，我師攻戰無敵，殛康回於不周之山。」

「什麼？」伊大約仍然沒有懂。

「人心不古……」

「夠了夠了，又是這一套！」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火速背轉頭，另外去尋覓，好容易纔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帶着傷痕還在流血，只是腰間却也圍着一塊破布片。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慌忙繫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